

回乡的期待

□胡美云

我和二妹远嫁福建漳州,小弟和小妹在江苏常州安家定居。都是工作正忙还有孩子要照顾的年纪,一年中难得放几天假都变成了蜗居家里休养生息疲惫的身心了,安徽老家我们竟已隔两年未回。

两年未回的老家隔着遥远的空间隔着久远的时光,但却一点也没有隔断我们的想念,我们隔三岔五的视频电话里,聊工作日常,聊孩子学习聊一日三餐,聊得更多的却是那个隔着几千里的已有近800个日子未曾谋面的故乡,那个我们习惯把它叫作老家的地方。

当某一天晚上的视频电话里,母亲在屏幕的那一头笑咪咪地开口说了一句“今年过年我要回老家过年了”时,回乡的日子便确切了起来——母亲要回去过年,我们便有了回乡的理由。于是,过年对于我们来说忽然有了童年般的期待,热烈得甚至更高于童年——因为久久没有相见的故乡。

现在,每次的视频电话里,我们有了新的聊天话题,很自然地减少了聊生活日常的时间,更多的则是畅谈着对回家过年的安排。

母亲说:“我要提前几天回老家,家里那么久没人了,要捡扫扫啊,被子也要拿到外面透透气啊,都搞干净了你们回家才好住,才住得舒服。”

母亲又说:“过年时我要去破罡街上买条大草鱼买些肉回来炸鱼丸子和肉丸子,人多煲火锅好,我还要买些黄豆找人做豆腐,自己做的豆腐煲火锅才好吃。”二妹很自然地抢着接上了:“那生腐也要备一些啊,生腐烧肉才好吃,好久没吃过啦。”然后,那些久久未曾尝过的故乡味都循

着记忆开始鲜活生动起来。

接着,二妹开始一次一次地确认,回乡前要买要带的东西,对着屏幕那端的母亲说着:“在老家大冬天的上街买东西也不方便,我们备些这边的特产带回去吧。”一脸孩子气的开心。

二妹这要带特产的话头一起,自然又引申出许多相关的话题来,要买些什么带呢?自然是要买老家少见的南方特产啊!要买东西的主意有了,接着又想要怎么带回去,东西肯定不少,全靠提的我们也那力气。然后就聊到了不容易坏的都打包了提前寄快递回去吧,海鲜这些新鲜货回去的前晚准备好冰鲜起来第二天跟人走就行,5个小时的动车到家应该坏不了吧……

聊完了吃的,很自然又聊到了穿的。老家多冷啊,两年没回去了,之前买了回家过冬穿的羽绒服棉衣都是穿过的,算旧衣了,回老家肯定得买套新的吧。边上的我自然是随声附和着:当然要买新的啦,过年呢,回老家呢,过两周得去逛逛街啦。嘴上应着,心里对过年的期待便又增添了几分。

自从母亲提出过年回乡的打算后,我们的视频电话里回老家过年就成了必聊的话题,聊了吃的再聊穿的,聊了要见的同学朋友,又聊了要拜访的邻居亲戚,然后开始聊起故乡那些熟悉的山沟田野,聊起儿时双脚跑遍了的村庄的角落角落。

拿起手机翻了翻上面的日历,离过年的时间越来越近,而母亲的一句“今年回老家过年”,竟让我们对年有了热烈的期待,如同儿时般的——能让我们有如此感觉的,也只有那个承载着所有童年、少年时的记忆,叫作故乡的地方吧。

冬腊香菜

□蒋卫恒

夫人这几天忙得很,一会儿跑菜市场买菜,一会儿到楼顶晒菜。“这几天阳光好,多做些香菜,能吃到来年春天。”

夫人自从从结识隔壁小区二姐后,学会了不少好手艺。家里的咸菜品种多了许多,腌制香菜只是其中一种,冰箱里瓶瓶罐罐的,塞得满满的。

这不,今早又起了个大早,说是赶早到菜市场,买几十斤头茬青菜,那附近老农种植的矮棵青菜,叶少茎肥,适合制作香菜。

到了晚上,经过一天暴晒的青菜,早已失去鲜嫩色泽,都耷拉着叶子,蔫巴巴的。夫人用刀一颗颗切去菜叶,放进大盆里清洗,等水分晾干,再切成碎条状,平摊在盆中,那盐仿佛不花钱似的,整整倒进去两大袋,“那老大蒜剥好了没有?”“剥好了。”我急忙答应了,那是夫人分配的任务。夫人小心地将蒜头,一切成片状,那认真的表情,好像是位大师傅,不容有丝毫打扰。一旁的袋里,是切成小块的朝天椒,灶台上的碗里,满满的生姜丝。这几样被一股脑倒进盆中,再加些白糖、十三香什么的。

此时的夫人,卷起衣袖,在盆中来回揉搓着,一遍遍上下翻来覆去,将各种调料,在菜丝中打匀。不大一会儿,夫人的前额已泛起淡淡的汗,我连忙拿起纸巾,小心地擦拭着,夫人微闭着眼,好似在享受什么。

一个小时不算

长,此时的厨房里,已飘起淡淡的菜香。夫人坐在椅子上,望着大盆中揉搓好的香菜,满脸的自豪感:“待会儿,就可以装瓶了。我估摸着有好几瓶呢,儿子家一瓶,马鞍山二姐家一瓶,五妹家有,那也送给大姐一瓶吧。”夫人盘算着她的计划,一副成功者的模样。

记得小时候,外婆也常在晚间腌菜。我就在一旁看着作业,陪伴着外婆。那时的腌菜,品种单一,好像只有雪里蕻。家里有几口大坛,每回腌腊菜,都要装得满满的,够全家人吃上一整天。

那时,冬季来临,就到了腌菜的时节。家家户户,都忙着买菜,洗菜,晒菜,家门牵起绳子,挂满晾晒的白菜,仿佛过节般热闹。外婆是公认的高手,腌制的腊菜,不咸不淡,不腐不烂,吃一年不带坏的。有时也腌一小坛咸菜,封好坛口,放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,等着腐烂变臭。那菜水可是上好的佐料,外婆常买来几块老豆腐,放上点葱姜蒜,点缀几片红椒,在大锅里一蒸,那香味能飘到几里外。现在有个好听的名字,叫千里飘香。

现如今,夫人也到了爱腌菜的年龄。厨房里,每一个缓慢地转身,双手在清洗蔬菜时的柔和,清洁灶台时专注的眼神,像极了当年的外婆。岁月真像一把腌菜的盐,把青春年少时的乌发,腌成如今的霜白。

想来,所谓人间烟火,就是把我们的日子,揉进盐里,装进坛里,放在角落。等美味端上餐桌,那股时光里透出的香,自然会深情地告诉你:无论走多远,家的味道,永远都在原地,等你回来。



日出云海

李昊天 摄

苍龙山记

□周大钧



苍龙山盘踞铜陵西北,形若探渊苍龙,蜿蜒游走于枞阳县、无为市与普济圩农场之间,悠然栖息于陈瑶湖、枫沙湖、竹丝湖与灰河的碧波环抱之中。龙首入湖,尽享鱼虾蟹鳖之珍馐;龙躯起伏,深藏松竹梅兰之清韵。这方山水钟灵毓秀,令神龙驻足忘归,更孕育了悠久的人文记忆与动人传说。

大自然如此眷顾,历史路过的足迹,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山水之间,留下了许多历史记忆和民间传说。

苍龙山下的铜陵市郊区灰河乡地处灰河口,清朝中叶,舒城、庐江及桐城的土特产一部分水运到此营销集散,形成小有名气的集镇——徽河镇,上达安庆、九江,下抵芜湖、南京。清道光二十九年(1849年),从正月初八到六月三十日,阴雨不绝,入梅后大雨如注,导致江水陡涨,山洪暴发,叠加成数百年罕见的奇灾,屋舍田园冲毁无余,徽河镇片瓦不存。时隔140年,安徽省为了妥善解决无为县白茆区崩山移民问题,成立灰河乡人民政府,辖太阳、东风、五洲、马江、灰河(原名中壑)5个行政村,划归铜陵市郊区管辖。由于灰河乡精准施策,实现华丽转身,先后荣获“国家环境优美乡镇”“安徽省环境优美乡镇”“安徽省优秀旅游乡镇”等荣誉称号。

苍龙山龙王嘴旧时三面环水,东临陈瑶湖,西靠枫沙湖,南部一个怪石嶙峋的小山丘探入两湖之间,形似龙头张开大嘴,饥餐鱼鳖,渴饮矿泉,因而得名。龙王嘴近湖处有一座古庙,庙门前有一棵常青古树,在碧波万顷之间,形成极具辨识的地标,据传军事地图有此标注,早先企业商旅部门多在此弹丸之地捷足先登。据清《桐城续修县志》和新修《枞阳县志》记载:“明嘉靖四十二年(1563年),桐城知县陈于阶始筑陈家洲圩堤。”开创该县沿江湖区围垦先例。“清道光二十六年(1846年),知县史丙荣与怀宁县令面商,两县公筑江堤。”拉开普济圩垦殖史的序幕。清末,民间陆续圈筑小圩。民国初年,安徽重要历史人物、寿县人、时任安徽都督柏文蔚,倡议修复江堤,围垦“普农”之地以裕民食,展现“普济众生,慈悲为怀”理念,由此定名普济圩。继任者东至人、安徽省省长许世英,合肥人、安徽省主席吴忠信,在位期间,也都倡议修复普济圩。民国25年(1936年)春,桐城县长徐国治又发起增修长江干堤及内圩堤,计划在王家套和土桥建闸,开发陈瑶湖20余万亩可耕地。他们的宏图大愿,随着他们的离任,收效甚微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。1946年12月13日,周潭人、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训练处处长周鼎珩牵头,柏、许、吴三老赞许,皖籍旅京各界人士200余人参加,召开修复普济圩大会,成立普济垦殖社,推举柏文蔚为总经理,国民党军政要员、肥东人刘和鼎、周鼎珩为副总经理。社址设在龙王嘴,并在南京和芜湖设立办事处。1947年4月3日,

普济垦殖社与产权代表签订合同大会在周潭乡公所举行,刘和鼎出席大会并致辞,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在华副执行人卜屈克随同与会。同年4月5日,刘和鼎一行到龙王嘴主持开工典礼,随即利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赈大米1000吨和售亩集资款、银行贷款,拉开了围垦陈瑶湖流域规模宏大工程的架势。到1948年底,完成夹山至梳妆台的内圩格堤总长度20余公里,土方工程总量36万余立方米,进展顺利,实效显著。随着蒋家王朝土崩瓦解,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逃离,围垦工程被迫停工。1949年1月19日,中国人民解放军刘邓大军先头部队进驻龙王嘴;同年4月20日,百万雄师胜利渡江,芜湖市解放,普济垦殖社及其全部财产交皖北行署接管;同年8月,皖北行署委派王进臣等同志到龙王嘴接收普济垦殖社,着手开荒建场。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,普济垦殖社旧貌换新颜。1950年2月,在灰河成立普济圩农场;同年4月,改为普济圩国营农场;同年9月,成立普济圩农场总场,总场场部设在龙王嘴,下设灰河、苍芜、青山3个分场,1个机耕队和相应职能科室。1952年5月,中国人民解放军农建五师10886名官兵进驻普济圩,以战斗姿态投入生产建设,进展神速,到年底,修筑公路50余公里,架设电话线路53公里,完成土石方工程50万立方米,兴建师部团部大批公用房和住宅,为普济圩农场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。从此,普济圩农场真正圆了百年围垦梦,走上根除水患、利国利民的健康大道。

苍龙山的梳妆台有一个美丽的传说。据《明史》记载: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于元至正十二年(1352年)参加郭子兴部红巾军,历经征战,在韩林儿称帝时升任左副元帅。龙凤二年,即元至正二十五年(1365年),朱元璋率军渡江,攻占集庆(今南京)等地,采纳徽州休宁人朱升的“高筑墙,广积粮,缓称王”之策,壮大实力,嗣后相继击败强敌陈友谅,荡平割据势力张士诚,南征北战,终于完成统一大业,定都南京。民间盛传:朱元璋渡长江、下集庆一役,当时即陈兵铜陵对江一线,大营驻扎在陈瑶湖畔苍龙山。起兵渡江之日,风平浪静,彩霞满天,元配夫人马氏娘娘从容不迫,对湖梳妆,以此稳定军心,鼓舞士气,参政不干预,定位不越位,着实令人敬佩。朱元璋称帝后,当地百姓认为此地为龙凤所栖,大吉大利,大富大贵,故名梳妆台,以纪其胜。

至于苍龙山的断腰,这一地名带有封建迷信色彩。据民间传说:朱元璋军师刘伯温得知驻地名曰苍龙山,其形也像一条苍龙,决定拦腰斩断龙脉,避免此地再出现一个真龙天子,于是命令驻军从苍龙山中段挖开一个缺口,名为“断腰”。

今日灰河乡,正以“环境优美乡镇”“优秀旅游乡镇”之姿谱写新篇章。当地每年举办的葡萄节与乡村旅游节,将“灰河今昔”“普济梦圆”等活动融入美丽乡村建设,让山水人文交相辉映,使历史佳话在新时代焕发璀璨光彩。

回到机厂

□李强



午后,我不想闷在屋里,索性跨上摩托车出去透气。车速不快,漫不经心的随波逐流,本只想随意兜一圈便回,竟没承想驶入一段已经湮没在记忆深处的旧时光。

从天山大道拐进铜都大道,再进入金山东路,在瑞龙公馆左拐朝着老焦化厂的方向驶去。这一条路是当年建焦化厂时修的,是进出原铜陵有色机械总厂(简称机厂)的两条路之一。上世纪80年代前,铜陵市区习惯分“山上”地区和“山下”地区,过了杨家山为“山上”,机厂在“山下”。从我家到“山上”若不乘公共汽车,走这条路或者骑自行车会近不少;另一条是通往机厂的大路,从机厂学校旁进入。

我在进机厂的路口停稳车,才知后觉地发现,自己竟又这么丝滑地转入了这儿——曾是我儿时的乐园。

刻在记忆里的路永不磨损,如老马识途。沿着小路往上走,左手边立着一户人家,是同学的家。房子还是老样子,红砖墙、木窗框,只是少了烟火气。从前他父母在焦化厂“下煤”,火车一趟趟运来卸不完的原煤,他们便不停地往厂里转运。因为工资计件,多劳多得,两人总忙得顾不上。大人不在时,同学们都爱往他家凑,无拘无束的。记得几个小伙伴捧着手抄的歌词本,挤在他的床上,肆意放声歌唱。

再往上走,坡顶开始便是我生长的地方——机厂新村,我家栋号是103栋3号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这里曾是一栋栋红砖黑瓦的平房,在起伏的山坡上排得整整齐齐、鳞次栉比;如今平房早拆了,原地是一块块菜地,高低错落的菜畦里长着青菜、萝卜。画面换了模样,再也看不出当年的痕迹,可印在脑子里的机厂新村,依旧清晰如许。

我家那片叫“新九栋”,周边还有新六栋、老七栋等。机厂新村慢慢拓展,从这几片地方渐渐发展到一百多栋房子,后来还添了红砖砌的楼房区域,住在这里的人越来越多,热闹了好些年。

记忆是从这里开枝散叶……这里有一栋栋平房,长度和坡度不等的水泥台、小道与大路穿插其间。不到四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坐落着一百多栋平房,每栋一般住八户人家,几千人在这里生息繁衍。即便叫不上名字,彼此也都面熟。直到今天,在街头、在路上……不经意间,还能认出当年的机厂人。

五六栋房子合用一个自来水管,自来水管周围永远围着一圈人,蹲在那里洗洗刷刷。有自来水管的地方,多半立着一根水泥电线杆,上面不仅架着电线,还装着路灯和一只高音喇叭。

电线杆下面是一大块空地,不上学的时候,男孩子在那里斗鸡、打弹子、玩纸片,女孩子在一旁跳皮筋、跳房子。年纪小些的孩子喜欢玩捉迷藏,大一点的孩子喜欢玩官兵捉强盗……这样寻常的玩耍有几十种,格外丰富多彩。

晚上九点整,高音喇叭准时传

来:“机厂广播站,今天第三次播音到此结束,各位听众,再见!”此刻,孩子们三三两两开始往家走,像小鸟归巢,一会儿就散得精光。

“东方红,太阳升,中国出了个毛泽东……”清晨六点,高音喇叭比雄鸡更准时地响起。广播站一天播音三次,还有一次在中午十一点。那个时候的人,听着广播就知道是几点。

铜陵有色的隶属关系几经调整,最初归重工业部管辖,后划归冶金部,再隶属中国有色总公司,现在是省属企业。作为国家重点管控的战略资源,铜材料始终被共和国珍视。为支撑发展,全国范围内的技术力量向机厂汇聚。因为,在大多为矿山企业的铜陵有色中,机厂机械制造、修理的技术含量最高。同学的父亲是从青岛兵工厂支援而来的八级车工,能在无缝钢管内壁精准车制来复线;也有顶尖技术人才被输送至此,其中一位便是与林彪女儿林立衡同班的北京大学毕业生,那时机厂的牛人不少。

机厂原址位于铜官山铜矿,随着生产发展,原有厂房已无法满足矿山生产需求,1959年决定在山下地区新建厂房,并于1964年启动迁厂——也就是这一年,我在机厂出生。

1980年我从“铜陵有色机械总厂职工子弟学校”初中毕业,小学至初中的学业均在此完成。1981年,学校因有色公司统管更名为“铜陵有色机厂学校”;2004年,它从企业剥离划归地方,改名“铜陵市第七中学”,此后又调整为“铜陵市第十二中学滨江校区”。如今这所承载了多年记忆的学校已走向终章——本学年起已停止招生,进入“只出不进”的收尾阶段,再过两年,便会彻底消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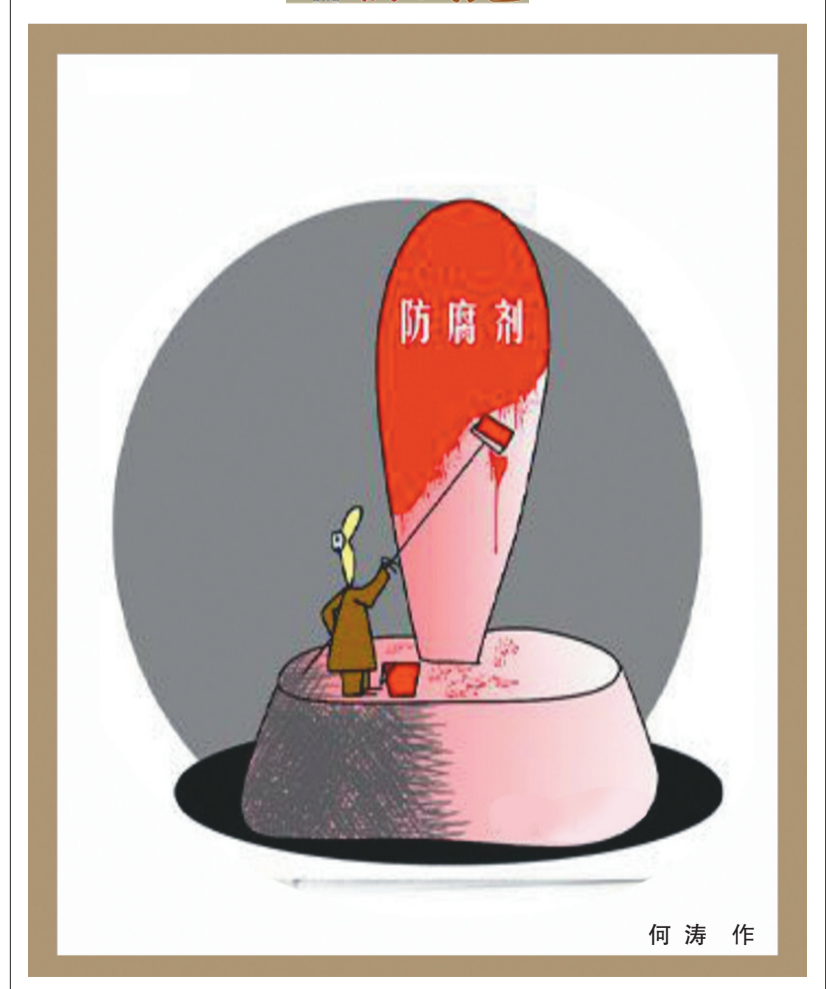
那里曾是机厂卫生所。高凳上总坐着人,双手紧握裤带,神情严肃地歪着身子打针,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消毒水味。

那里曾是电话总机房。接线员端坐在椅上,头戴耳机,话筒弯到嘴边,手指灵活地在面前布满圆孔的电器板上插拔,“咔嚓”声此起彼伏。

那里曾是机厂食堂。最难忘那年夏天——父母去长江边防汛,中午回不来,每天给我们在家的小孩一张两角五分的保健费。还没到饭点,我就早早候在食堂门口,现在想来,那时食堂里菜的滋味仍是最好的。

那里曾是机厂俱乐部,是我们的乐园。机厂、化工总厂、一冶的俱乐部轮流放着同一部电影,拷贝分装在若干写着“第一本”“第二本”……的铁盒里,跑片员骑着自行车来回穿梭,掐着点换片。偶尔银幕上跳出“跑片未到”四个字,安静的俱乐部里一阵躁动,紧接着填补空档的《祖国新貌》的画面会亮起,大家便又安静了。

还有老虎灶、澡堂、灯光球场……消失的旧地愈发多,心底的怀念便愈发醇厚。也许用不了多久,这里又会重新盖起新房子,变成一片光鲜的高楼大厦。那我们的童年时光呢?真的永远寻不见了么?但我相信它一定会停在某一处。会沉淀在一堵断墙里、一片瓦砾上,或者是一张发黄的老照片里……



何涛 作



忆故乡

李海波 摄

